

閩南方言中「邁」的語法化與主觀化

以永春方言為例

顏妮婷 [Niting Yan]、林華勇 [Huayong Lin]

中山大學 / Sun Yat-sen University

閩南方言中的「邁」除了做動詞、補語、補語標記外，還可充當副詞、主觀大量標記、連詞等，是一個多功能詞。其中，趨向補語、補語標記等的演變，主要與「邁」的詞彙義弱化、句法功能增強有關；而主觀大量標記、副詞等功能，主要與語用義強化，語音形式固化有關。對上述功能進行全面描寫，能夠為重構「邁」的演變過程提供合理的依據，並觀察到語法化與主觀化對「邁」的句法語義所起的作用。

關鍵詞：語法化，主觀化，語義化，閩南方言

1. 引言

普通話中，「到達」義動詞為「到」。在一些方言中，「到」還有完成體標記、完整體標記等多種用法。對「到」的語法化過程，許多學者有過深入的論述，如吳福祥(2001; 2002)對南方方言（江淮官話、吳語、客語等）中的「倒（到）」進行了考察，詳細闡述了「到達義動詞」>「持續體/完成體標記」的各個階段和步驟。劉丹青(2019)對「到」在吳江同裡話中，作為條件標記和主觀大量標記的新用法進行了描寫，認為同類成分的功能不會「完全雷同」。

郭必之(2009)、郭必之、林華勇(2012)分別對畚語、廉江粵語中對應成分的句法表現進行了梳理，通過閩語與畚語、粵語與客語等的演變實例，進一步論證了語言接觸導致語法化的可能性。齊環玉(2020)則從海外華語中「到」的補語標記用法出發，分析了閩語在馬來西亞華語的複製語法化(replica grammaticalization)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上述研究涉及閩語的部分，多從閩語外部進行觀察，目的在於尋求語言演變的共性。

從閩語內部視角展開的研究，有林連通(1995)、施其生(1996)、李如龍(2001)、呂曉玲(2010)、陳偉蓉(Chen 2020)等，主要關注「邁(到)」作為結構助詞的特殊用法和語音弱化現象，但未著重考察「形式－意義」的一一對應關係。

事實上，除了做動詞、趨向補語、程度、狀態補語標記之外，「邁」還有連接小句、表主觀大量等作用，現有研究對上述用法未給予關注，其語法化細節更來不及問津。

永春位於福建省東南部，是泉州市下轄五縣之一，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2012：111，圖B1-15），永春方言屬閩語閩南片泉漳小片。永春方言中「邁」是一個多功能詞，可以為我們重構閩南方言「邁」的演變過程，提供豐富的語言材料。

本文以語法化等功能語言學理論為背景，以永春方言為例，先從「邁」的用法出發，著重描述其不同於其他方言的功能，關注語義演變的過程，嘗試探討語法化與主觀化的不同演變方式。全文共分五部分，除本節外，第二節描寫「邁」的語音形式與句法分佈；第三節分析多個「邁」的共現、連用與語音分化；第四節探討「邁」的語法化與主觀化；第五節為結語。

2. 「邁」的語音形式與句法分佈

2.1 動詞「邁₁」

閩語中的「到達」義動詞「邁」，《廣韻》為「古侯切」；永春方言讀作[kau²¹²]，做動詞。如：¹

- (1) *gua*⁵⁵³ *kau*²¹² *lɔ*²¹.
我 邁₁ 咯。
我到了。
- (2) *gua*⁵⁵³ *kau*²¹²⁻⁴² *oŋ*⁵⁵⁻²¹ *tɲ*³⁵ *lɔ*²¹.
我 邁₁ 學 堂 咯。
我到學校了。

1. 永春方言為第一作者母語，文中永春方言語料為第一作者提供。語料中，「/」前為優勢讀音。

- (3) *kau*²¹²⁻⁴² *sā*⁴⁴ *tiam*⁵⁵³ *tsiu*³³¹⁻²¹ *lai*³⁵⁻²¹ *tsiap*⁵³ *gua*⁵⁵³⁻²¹.
 邁₁ 三 點 就 來 接 我。
 到了三點就來接我。

如例(1-3)所示，句末可出現完整體助詞「咯」，表動作已實現；也可以接地點、時間名詞作賓語，表到達的時點或地點。²

2.2 趨向補語「邁₂」

「邁_{2a}」在表位移的動詞後，作趨向補語。³如：

- (4) a. *gua*⁵⁵³ *kiā*³⁵⁻²¹ *kau*²¹²⁻⁴² *by*³⁵⁻²¹ *k^hau*⁵⁵³ *lɔ*²¹.
 我 行 邁_{2a} 門 口 咯。
 我走到門口了。
- b. *gua*⁵⁵³ *koʔ*⁵³ *kiā*³⁵⁻²¹ *bə*³³¹⁻²¹ *kau*²¹² *ɔ*²¹.
 我 咯 行 未 邁_{2a} 哦。
 我還沒走到啊。

例(4a)中「邁_{2a}」引介方所題元，不能刪除；其否定式中否定詞通常在「V邁_{2a}」中間，如例(4b)。普通話中與「邁」對應的「到」，還有表動作、狀態實現的動相補語用法，如「見到」、「碰到」、「聽到」等。試比較：

2. 實際上，若將例(3)中的「邁」分析為介詞也未嘗不可。漢語中「在、到」一類的動詞，多兼有介詞的詞性，具體語境會對其詞性的劃分產生影響。普通話中，動詞「到」後可帶動態助詞「了」，泉漳閩語中一般沒有對應的動態助詞來輔助判斷。如：

- a. ??伊邁上海學習。(他到(*了)上海學習。)

a句括弧中的普通話「到」多視為介詞，「到上海」做狀語修飾「學習」；在閩語裡不太用「邁」，要用「去」。例(3)還可以說成：

- b. 咯未邁三點，汝就來接我啊？(還沒到三點，你就來接我啊？)
 c. 即個司機逐工專職邁三點來接我。(這個司機每天專門到三點就來接我。)
 d. 邁[kau²¹²⁻⁴²]邁[aʔ⁵³]三點就著來接我。(到三點就要來接我)。

b、c、d句中「邁」分別被否定、受副詞修飾、帶補語標記「aʔ⁵³」。綜合這些句法特點，例(3)中「邁」更接近動詞。

3. 這裡沿用吳福祥(2001)的表述，將後接地點名詞的「邁(到)」稱作「趨向補語」，一些研究中也稱作「時地補語」；我們將後接時間、地點名詞的「邁」都看成「趨向補語」。

- (5) $səʔ^{53} kau^{212}$, $ʈsue^{212-42} bue^{331-21} kau^{212}$.
說 遭_{2b}, 做 袂 遭_{2b}。
說到, (卻) 做不到。
- (6) $si^{331-21} i^{44} t^h iā^{44} tioʔ^{55}/kau^{212}$, $gua^{553} bo^{35-21} t^h iā^{44} tioʔ^{55}/kau^{212}$.
是 伊聽 著/*遭, 我 無 聽 著/*遭。
是他聽到的, 我沒聽到。

例(5)中「遭_{2b}」和具有「表達」義的動詞, 如「說、唱、寫」等相結合, 表「到達言談、歌唱等的階段或章節」, 語義比一般趨向補語更虛, 可以看作廣義的趨向補語或者準動相補語。⁴而例(6)中的「聽著(聽到)」, 只指動作的抽象結果; 有時相當於「聽了」, 趨近體動詞, 否定詞也在「V著」前, 是更成熟的動相補語用法; 在多數閩南方言中, 這類說法不能用「遭」。

2.3 主觀大量標記「遭₃」

「遭」後的體詞性賓語, 除了時間、地點名詞外, 還可以是其他名詞或數量結構, 但此時表「主觀大量」。

劉丹青(2019)將吳江同裡話中位於動詞後, 與動量、時量賓語共現的「到₄」看作「主觀大量標記」, 認為其來源於凸顯賓語量級的唯補詞「到₂」。

我們將「主觀量」看作一種語用意義, 不僅可以凸顯具體的數量, 也凸顯事物抽象的「量級」。為了使表述更簡潔, 這裡將體詞前, 用來凸顯「量級高」「數量大」, 並讀作「 $kaʔ^{53}/aʔ^{53}$ 」的「遭」, 合稱作「主觀大量」標記「遭₃」。如:

- (7) $in^{44} kiā^{553} i^{553-35} ki^{44} t^h ak^{35-21} kaʔ^{53}/aʔ^{53}$ ($/kau^{212-42}$) $p^h ɔk^{53} su^{331} lɔ^{21}$.
個 囡 已 經 讀 遭_{3a} (遭₂) 博 士 咯。
他兒子已經讀到博士了。

例(7)中「博士」仍然可以理解為是「讀」達成的結果, 讀作 $[kau^{212}]$ 時, 表客觀陳述, 沒有凸顯「博士」在「學生或學位」等量級背景中, 處於一個「高位置」的語義, 仍是廣義的趨向補語; 而讀作「 $kaʔ^{53}/aʔ^{53}$ 」時, 強調「博士」是一個「高的級別」, $[kaʔ^{53}]$ 比 $[aʔ^{53}]$ 更能凸顯這種語義。

4. 這種說法可能是受普通話影響而產生的, 在口語中不太常用。

與劉文所描述的吳江同裡話不同的是，永春方言中「邁_{3a}」使用範圍更廣，其凸顯賓語量級的用法，不局限於常規的量級集合。如：

- (8) a. $am^{212-42} bi^{35} tsia\gamma^{55-21} pai^{35-21} kut^{53}$
 暗 暝 食 排 骨。
 晚上吃排骨。
- b. $am^{212-42} bi^{35} tsia\gamma^{55-21} ka\gamma^{53}/a\gamma^{53} pai^{35-21} kut^{53} ?$
 暗 暝 食 邁_{3a} 排 骨？
 晚上（居然）都吃上排骨了？

例(8a)陳述「晚上吃排骨」這一安排。(8b)句加上「邁_{3a}」後，表示「吃排骨」這件事偏離正常的情況，即「平常的日子，不會吃排骨」，隱含部分「反預期」的語義。與例(7)不同的是，或許可以預設存在一個包含「肥肉、瘦肉、排骨……」的高低等級序列，但這不是一種常見的量級關係。

因此，可以說「邁_{3a}」涉及的量級背景已經更為抽象化，需要根據上下文，進行更多的語用推理。普通話中沒有完全對應的成分。再比較：

- (9) a. $gua^{553} kia^{35-21} kau^{212-42} b\gamma^{35-21} k^h au^{553} l\gamma^{21}$.
 我 行 邁_{2a} 門 口 咯。
 我走到門口了。
- b. $gua^{553} kia^{35-21} ka\gamma^{53}/a\gamma^{53} b\gamma^{35-21} k^h au^{553} l\gamma^{211}, i^{44} ko\gamma^{53} bo^{35-21} lo\gamma^{55}$
 我 行 邁_{3a} 門 口 咯，伊 格 無 落
 lai^{35-55} .
 來。
 我都走到門口了，他還沒下來。

例(9a)中的「邁_{2a}」只做趨向補語，沒有主觀含義；例(9b)中，「邁_{3a}」的言外之意是「走到門口」已經「很快、很近或很不容易了」，若沒有「他還沒下來」之類的後續小句，完句性較差。與例(8b)不同的是，這裡的「邁_{3a}」不能刪除。「邁_{3a}」是趨向補語，又是觸發「主觀」解讀的語音形式，其後名詞不再要求是一個預先存在的「量級背景」中的成員。

當「邁_{3a}」與數量詞結合時，表說話人認為所涉的「數量大」，如例(10)。

- (10) $am^{212-42} \text{tj}^{212} i^{44} \text{tsiar}^{55-21} \text{ka}^{53}/\text{a}^{53} \text{tsit}^{35-21} \text{u}^{553}$.
 暗 頓 伊 食 遭_{3a} 蜀 碗。
 晚飯他（竟）吃了一碗之多。

例(10)中的「一碗」並不是一個大的數值，加上「遭_{3a}」後，表說話人認為「多」，這種「數量大」與真值語義無關。再如：

- (11) a. $ki\bar{a}^{44} \text{lit}^{35} \text{lur}^{55-21} \text{ka}^{53} \text{tsap}^{35-21} \text{t}^{331}$.
 今 日 熱 遭_{3a} 十 度。
 今天（熱得）高達十度。
 b. $ki\bar{a}^{44} \text{lit}^{35} (*\text{ku}\bar{a}^{35}) \text{ka}^{53} \text{tsap}^{35-21} \text{t}^{331}$.
 今 日 (*寒) 遭_{3a} 十 度。
 今天高達十度/*今天冷到十度。

例(11a)中，「十度」在數值上也不大，「遭_{3a}」隱含「最近的氣溫都低於十度」的背景信息，若將「熱」換成「寒（冷）」，那麼即使「最近的氣溫都高於十度」，句子也無法成立。也就是說，「遭_{3a}」默認匹配的是一個高於正常值的「大量」，可以表「高達」，但不能表「低至」某數值。若表達「低至」，一般說成「寒遭[a⁵³]剩十度（冷得剩下十度）」。

此外，「遭」還可以單用，我們記作「遭_{3b}」。如：

- (12) $i^{44} (\text{ts}^h \text{ua}^{331-21}) \text{ka}^{53} \text{tsap}^{35-21} \text{ge}^{35-21} \text{b}^{553} \text{l}^{21}$.
 伊（娶） 遭_{3b} 十 個 某 嘞。
 他（娶了）多達十個老婆呢。

例(11)這類句子去掉「A/V 遭_{3a}」仍是語義自足的名詞謂語句，「遭_{3a}」表動作、狀態達到某種數量界限。當語義重點在於突出「遭_{3a}」後的數量結構時，通過何種方式獲取這種「大量」就變得不重要了，「遭_{3b}」做專職的主觀大量標記，語音不能再弱化為[a⁵³]，標記化程度很高，如例(12)。

2.4 補語標記「遭₄」

通過上述三節，可以看出「遭」和體賓結合時，可做動詞、趨向補語和主觀大量標記。與謂賓結合時，「遭」做補語標記，讀作[kə⁵³/a⁵³]。我們將讀作[kə⁵³]的形式，記作「遭_{4a}」，將讀作[a⁵³]的形式記作「遭_{4b}」。試比較：

- (13) a. *bāi⁴⁴ tsiaŋ⁵⁵⁻²¹ (aŋ⁵³/kaŋ⁵³/kau²¹²⁻⁴²) liau⁵⁵³.*
 糜 食 (邁_{4/2}) 了。
 飯，吃到完（為止）。
- b. *gua⁵⁵³ ka²¹²⁻⁴² i⁴⁴ ka²¹²⁻⁴² * (aŋ⁵³/kaŋ⁵³) sian³³¹.*
 我 教 伊 教 * (邁₄) 僂。
 我教他教累了。

例(13)中的「邁₄」，後接「了(完)」「僂(累)」等結果補語。不同的是，例(13a)中的「邁₄」可以刪除，也可以讀作[kau²¹²]，但例(13b)中的「邁₄」有句法強制性，不能省略，也不能讀作[kau²¹²]。這是因為「了(完)」可以指具體的事物消耗殆盡，比「僂(累)」所表示的結果更具象；(13a)中的「邁₄」仍有部分「到達」的語義滯留，句子可以理解為「通過吃，到達完的境地」；但(13b)無法這樣理解，此時「邁₄」對表義幾乎沒有貢獻，是一個結構助詞。在普通話中，二者都傾向不用標記連接。

這說明，普通話中「黏合式」述補結構比閩語發達，能產性更高，如「教累了、教完了、教糊塗了」等，補語語義指向不同，卻都可以和動詞整合成一個謂語；而閩語的述補結構，關係比較鬆散。部分帶完畢義的補語，如「了、好」等的「述結式」，語義多指向動詞，使用頻率高，可以不需要標記；但形容詞充當的補語，傾向用標記連接。

既往研究中一般將「邁₄」等同於普通話中的「得」。事實上，「得」介引的補語，多是表描述或評價的狀態補語。雖然也帶「極、多、透、死」等程度補語，但常用的程度補語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類；而「邁₄」後往往帶表「高程度」的成分，不是客觀的陳述或判斷。如：

- (14) a. *i⁴⁴ si⁴⁴ liau⁵⁵³/*kaŋ⁵³ bo³⁵⁻²¹ sui⁵⁵³.*
 伊 生 了/*邁_{4a} 無 水。
 她長得不美。
- b. *i⁴⁴ si⁴⁴ liau⁵⁵³/*kaŋ⁵³ u³³¹⁻²¹ tam³³¹⁻²¹ poŋ⁵⁵⁻²¹ sui⁵⁵³.*
 伊 生 了/*邁_{4a} 有 淡 薄 水。
 她長得有點美。
- c. *i⁴⁴ si⁴⁴ kaŋ⁵³/*liau⁵⁵³ sui⁵⁵³⁻³⁵ bəŋ⁵³ bəŋ⁵³.*
 伊 生 邁_{4a}/*了 水 □ □。
 她長得美極了。

例(14a)中「她長得不美」是對「她」的評價，在永春方言中不用「邁₄」，而用「了」引介；如果「美」的程度低，也用「了」，如例(14b)；只有「美」的程度高，才用「邁₄」，如例(14c)。再如：

- (15) $i^{44} ue^{35} ts^h it^{53} ka\gamma^{53} kim^{44} kim^{44} kim^{44}$.
 伊鞋 拭 邁_{4a} 金 金 金。
 他鞋子擦得很亮。
- (16) $i^{44} k^h ia^{331-21} ka\gamma^{53} t^h au^{35-21} tsij^{35-21} t^h au^{35-21} tsij^{35}$.
 伊倚 邁_{4a} 頭 前 頭 前。
 他站得很靠前。
- (17) $ts^h u^{212-42} lai^{331} ts^h a^{553-35} ka\gamma^{53} pu\bar{a}^{212-42} si^{553}$.
 厝 內 吵 邁_{4a} 半 死。
 家裡吵得很。
- (18) $i^{44} ki\bar{a}^{44} ka\gamma^{53} (liam^{35-21}) tsit^{35-21} ku^{212-42} ue^{331} t\bar{o}^{44} s\bar{a}\gamma^{53} bu\bar{e}^{331-21} ts^h ut^{53}$
 伊驚 邁_{4a} (連) 蜀 句 話 都 說 袂 出
 lai^{35-21} .
 來。
 他嚇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例(15-17)中的補語，分別是形容詞重疊式、方位名詞的重疊式及「半死」，例(18)的補語是一個由「連……都……」結構構成的補語小句，均有表某種「程度」的作用，需強制使用「邁₄」作為補語標記。可見，「邁₄」引介的補語，要以強調「程度高、事態極端」為前提，句子才合法；而「得」沒有這種限制，只是將「程度」等看作一種寬泛的「狀態或結果」。

上述例(15-18)中的「邁_{4a}」也都可以自由換讀為「邁_{4b}[a⁵³]」，表意基本不變，但[a⁵³]的「程度」義有所減弱，相對而言，比較接近客觀描述。如：

- (19) a. $t^h a\eta^{44} ki\bar{a}^{553} tio\gamma^{55-21} ts^h it^{53} ka\gamma^{53}/? a\gamma^{53} kim^{44}, tsia\gamma^{53} e^{331-21} tsue^{212-42} lit^{53}$
 窗 圉 著 拭 邁_{4a}/邁_{4b} 金， 則 解 做 得
 $to^{212} k^h u^{212}$.
 倒 去。
 窗戶得擦到亮(為止)，才可以回家。

- b. *kau*²¹²⁻⁴² *siak*⁵³ *ge*³⁵⁻²¹ *tʰaŋ*⁴⁴ *kiä*⁵⁵³, *tak*³⁵⁻²¹ *lit*³⁵⁻²¹ *tɔ*⁴⁴ *tsʰit*⁵³
 教 室 個 窗 囝， 逐 日 都 拭
*aŋ*⁵³/*kaŋ*⁵³/*(aŋ*⁵³*kaŋ*⁵³*) kim*⁴⁴ *kim*⁴⁴.
 邁_{4b}/邁_{4a} / (邁_{4b}邁_{4a}) 金 金。
 教室的窗戶，每天都擦得亮亮的。

例(19a)表示說話人對聽話人的要求，即要使窗戶達到「亮」的程度，才可以回家，用[kɑʔ⁵³]強調這種語義，用[aʔ⁵³]比較不自然；若只是描述「教室的窗戶，每天都擦得亮亮的」則多用[aʔ⁵³]，如例(19b)；用[kɑʔ⁵³]的時候，表示「亮」的程度超出說話人的預期，具有讚歎、誇張的語氣。[aʔ⁵³][kɑʔ⁵³]還可以連用，[aʔ⁵³]是補語標記，[kɑʔ⁵³]及其後面的成分為補語，仍是凸顯「亮」的狀態（達到了一個程度）。二者已經不在同一句法位置上。⁵

2.5 副詞「邁₅」

「邁₅」出現在主謂間。如：

- (20) *tʰaŋ*⁴⁴ *kiä*⁵⁵³ *kaŋ*⁵³ *kim*⁴⁴ *kim*⁴⁴.
 窗 囝 邁₅ 金 金。
 窗戶亮亮的。

例(20)中，「窗囝（窗戶）」和「金金（亮亮的）」之間是「話題—說明」的關係，「邁₅」的作用是強調、突出謂語「金金」，做語氣副詞。若將主語「窗囝」換成「所有窗囝」，句子變成「所有窗囝邁₅金金（所有窗戶都亮亮的）」，意思是「所有窗囝」這個集合中的每個個體都呈現出「亮亮」的狀態，「邁₅」表強調的同時，還有「總括」語義。

除了形容詞重疊式，「邁₅」後也可以是動詞性成分或小句。如：

- (21) a. *gua*⁵⁵³ *kaŋ*⁵³ *bo*³⁵⁻²¹ *huat*⁵³ *haŋ*⁴⁴ *in*²¹² *tʰi*⁴⁴⁻²¹.
 我 邁₅ 無 法 通 應 伊。
 我都沒法反駁他。

5. 這種帶謂詞性補語或補語小句的「邁_{4a}」，可以看作一個焦點標記，我們擬另文討論，這裡不再展開。

- b. *gun*⁵⁵³ (*ke*²¹²⁻⁴²) *kaŋ*⁵³ *bo*³⁵⁻²¹ *huat*⁵³ *han*⁴⁴ *in*²¹² *i*⁴⁴⁻²¹.
 阮 (皆) 邁₅ 無 法 通 應 伊。
 我們都沒法反駁他。

例 (21a) 中的「邁₅」也表「強調」，大致相當於普通話中的「甚至、都」⁶所具有的語氣意義；可以轉說成「我到了沒法反駁他（的地步）」，即「我沒法反駁」這個事件，在說話人看來是一種比較極端的情況，不太常見，說話人自己也沒有預料到，因此，多還附帶說話人「意外、驚訝」的情感。

和例 (20) 一樣，這類句子中的主語可以換成「阮（我們）、逐個（大家）」等表複數的代詞、名詞，動作行為「沒法反駁他」會產生「複數」解讀，即集合中的每個個體都到了「沒法反駁他」的地步，如例 (21b)；「邁₅」前仍然可以加上副詞「皆（全）」，語音停頓在「皆邁₅」後，意為「全都」，有詞彙化趨勢；若不出現「皆」，「邁₅」也兼表「總括」（詳見下文 4.2.2 節）。

2.6 語氣詞「邁₆」

「邁₆」多出現在形容詞後的句末位置，充當語氣詞，有完句能力。如：

- (22) a. *i*⁴⁴ *ia*⁵⁵³⁻³⁵ *huā*⁴⁴ *hi*⁵⁵³ *ɔ*²¹!
 伊野 歡 喜 哦!
 他好高興啊!
- b. *i*⁴⁴ (**ia*⁵⁵³⁻³⁵) *huā*⁴⁴ *hi*⁵⁵³⁻³⁵ *kaŋ*⁵³/*aŋ*⁵³ (**ɔ*²¹)!
 伊 (*野) 歡 喜 邁₆ (*哦) !
 他高興得!
- c. *i*⁴⁴ *hau*⁵⁵³⁻³⁵ *kaŋ*⁵³/*aŋ*⁵³!
 伊 吼 邁₆ !
 ≈他哭慘了!
- d. *i*⁴⁴ *tsau*⁵⁵³⁻³⁵ *kaŋ*⁵³/*aŋ*⁵³!
 伊 走 邁₆ !
 ≈他拼命跑!

6. 普通話裡「我都沒辦法反駁他」有兩種語義隱含，如果停頓在「都」後，意為「沒法反駁他」是一個極端事態，是右向量化，與「邁₅」表達的語義相同；如果停頓在「我」後，是說「我水準高，我沒法反駁，別人就更沒法反駁了」，其量化域是「我」所關聯的一個梯度序列，「邁₅」沒有這種語義。

例(22a)中用程度副詞「野(非常)」修飾「歡喜(高興)」，用語氣詞「哦」表感歎。例(22b)中程度副詞、語氣詞均不能和「邁₆」共現，這說明句末的「邁₆」兼有程度副詞和語氣詞的作用，讀作「ka²⁵³」時，語氣較強。

「邁₆」可以和大部分形容詞結合，如「歡喜(高興)、傷心、嬌(美)、穉(多)」等；也可以和部分表心理狀態或情緒的動詞結合，如「愛、喜歡、氣(生氣)、吼(哭)」等，這兩類謂詞帶上「邁₆」可以直接完句，如例(22c)。但「邁₆」不太能和動作動詞結合，只有個別固定的用例，如d句。我們認為，這與使用頻率及語用含義的規約化程度有關(詳見下文4.1.3節)。

2.7 從屬連詞「邁₇」

普通話中，一個句子如果出現多個「得」字述補結構，一般不連用，需要拷貝動詞或者拆成幾個小句。如：

- (23) *i⁴⁴ tsau⁵⁵³⁻³⁵ a⁷⁵³ kin⁵⁵³⁻³⁵ a⁷⁵³ pə⁴⁴.*
 伊走 邁₇ 緊 邁₇ 飛。
 他跑得很快，快得像飛一般。

例(23)中「快」是對「跑」的性狀的描述，「飛一般」是對「快」的樣態的形容，三個謂詞的語義關聯性比較強，即「後謂詞是前謂詞事件自然發展中，一般預期應達到的某一特定階段」(陳振宇2016: 230)。這種句子在語流中一般不停頓；或可在「走邁」後停頓。普通話雖然不常說「跑得快得像飛一般」，但有一定接受度，可算作述補結構的遞歸嵌套。

然而，閩語中連用的「V/A邁₇」與述補結構的遞歸嵌套有所不同。附在單個動詞或形容詞後的「邁₇」，和普通話的「得」相比，有更強的連接作用；在有形態變化的語言中，類似於不完全變化動詞的詞尾，Heine等所著的《語法化的世界詞庫》中稱這類成分為「從屬連詞(subordinator)」。⁷試比較：

7. 《語法化的世界詞庫》中將從屬連詞(subordinator)描述為「引入狀語小句的標記」，漢語中雖然多稱「得」後的小句為補語小句，但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看，也有學者視為狀語從句，如劉丹青編著(2008)等。

- (24) a. $i^{44} k^h i^{212-42} a\gamma^{53} si\ddot{u}^{331-21} a\gamma^{53} k^h un^{212-42} bu\ddot{c}^{331-21} k^h u^{212}$.
 伊氣 邁₇ 想 邁₇ 睏 袂 去。
 ≈他很生氣，（所以）想得都睡不著。
- b. $tsuai^{42} k\ddot{a}^{44}, gua^{553} tsin^{212-42} ka\gamma^{53} sin^{44} k^h \gamma^{553-35} ka\gamma^{53} \eta^{331-21} kam^{44}$
 口 柑，我 種 邁₇ 辛 苦 邁₇ 佻 甘
 $tsia\gamma^{55}$
 食。
 ≈這些蘆柑，我種得很辛苦，（因為）辛苦，（所以）捨不得吃。

例(24a)中，「想」對「氣（生氣）」沒有修飾作用，「睡不著」對「想」也沒有修飾作用，可以看作三個獨立事件，即「他生氣，他想，他睡不著」，語流中在兩個「邁」後可以均勻停頓，讀作「氣邁 | 想邁 | 睏袂去」；也可以將「睡不著」看成「想」的結果，「想得睡不著」再作為「氣」的補語小句，此時，停頓在「氣邁」後，普通話對這種停頓模式也勉強能接受。但普通話不大說「種得辛苦」「辛苦得捨不得吃」，如例(24b)，在永春方言中這類句子仍很自然，其在語流中只讀作「種邁 | 辛苦邁 | 佻甘食」。

通過對例(23-24)的觀察，可以看出停頓模式反映出「形式－意義」對應關係的不同。⁸可均勻停頓的幾個「V/A邁₇」表達一種寬泛的因果關係，前後謂詞的語義關聯相對「疏鬆」。不停頓的謂詞間是比較直接的因果關係，語義關聯比較「緊密」。

不過，構造這類句子也並非完全不受限制，是否合法，要取決於上下文語境或者對話雙方的共同認知背景，能否提供一個語義合宜的連續事件框架。

8.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意見。審稿專家指出「氣邁想邁睏袂去」中，「睏袂去」的語義有同時指向「氣」和「想」的可能性。我們傾向認為停頓模式為「氣邁 | 想邁 | 睏袂去」的句子，緊鄰的兩個謂詞間才具有語義關聯性，而非雙重語義。例(24a)在理解上的模糊性，是由於「睏袂去」恰巧也常作為「生氣」的結果。若在「氣邁」和「想邁」間添加其他成分就可以幫助消解歧義。如：

- a. 我氣邁 | 激心邁 | 想邁 | 睏袂去。（≈我氣得心裡發堵，（因為）心裡堵就一直想，想得睡不著。）

可以看出「睏袂去」不能指向「氣」；也可以將「睏袂去」換成其他謂詞，如：

- b. 伊氣邁 | 想邁 | 神去。（≈他氣得一直想，想得都呆了。）

「神（呆）」同樣不能指向「氣」，即這類句子的生成，不是基於語義的雙重指向。同理，例(26)也不是雙重語義。

若「V/A邁₇」多於2個，句子比較「囉嗦」，不常用，而非句法、語義上沒有接受度。如：

- (25) *i⁴⁴ siau⁵⁵³⁻³⁵ a⁷₅₃ tsau⁵⁵³⁻³⁵ a⁷₅₃ kin⁵⁵³⁻³⁵ a⁷₅₃ tak³⁵⁻²¹ ge³⁵⁻²¹ tsip⁵³ bue³³¹⁻²¹*
 伊 癩 邁₇ 走 邁₇ 緊 邁₇ 逐 個 緝 袂
tio⁷₅₅
 著。
 ~他瘋得亂跑起來，跑得很快，快得大家都追不上。

例(25)中「走(跑)」是「癩(瘋)」所導致的行為，「緊(快)」是對「走(跑)」的狀態的評價，「緝不上(追不上)」又是對「緊(快)」的程度的形容。幾個謂詞最終整合在一個句子中，表達一串在時間序列上具有先後關係的事件。再如：

- (26) *i⁴⁴ t^hiau⁴⁴ kaŋ⁴⁴ səŋ⁵³ a⁷₅₃ p^hai⁵⁵³⁻³⁵ t^hia⁴⁴ a⁷₅₃ (hɔ³³¹⁻²¹) ɡun⁵⁵³⁻³⁵ lau³³¹⁻²¹*
 伊 超 工 說 邁₇ 否 聽 邁₇ (互) 阮 老
bu⁵⁵³ kan⁴⁴ k^ho⁵⁵³⁻³⁵ a⁷₅₃ siū³³¹⁻²¹ a⁷₅₃ bue³³¹⁻²¹ tsiaŋ⁵⁵⁻²¹ bue³³¹⁻²¹ k^hun²¹²
 母 艱 苦 邁₇ 想 邁₇ 袂 食 袂 睏
lit⁵³⁻²¹
 得。
 ~他故意說得很難聽，讓我媽媽很難過，(因此)我媽媽想得寢食難安。

例(26)中「說」和「難聽」，「難過」和「想」，先各自組成因果關係。而後「否聽(難聽)」和「艱苦(難過)」之間，出現了役事「阮老母(我媽媽)」，還可以插入致使標記「互(給)」，句子表因果又兼有致使關係。

上述例子中「邁₇」可以讀作「ka⁷₅₃」，也可讀作「a⁷₅₃」，但同一個句子中間的幾個「邁₇」，語音形式需保持一致。句子越長，用「a⁷₅₃」的傾向越明顯。「邁₇」不能刪除，幾個「V/A邁₇」間也不能互換位置，有句法強制性。

2.8 連詞「邁₈」

除了作為後附於動詞的從屬連詞，閩南方言中還有另一種前附於小句的連詞，我們記作「邁₈」。如：

- (27) $s\bar{a}^{44} k^h o^{212} ka\gamma^{53} lu\bar{a}^{331-21} tse^{44} tse^{44}, ka\gamma^{53} bo^{35-21} tsit^{35-21} li\bar{a}^{553-35} e^{331-21}$
 衫 褲 遭 爛 渣 渣, 遭 無 蜀 領 解
 $ts^h ij^{331-21} ge^{35-21}$.
 頌 個。
 衣服都破破爛爛的，沒有一件能穿的。

例(27)可以碼化為「NP, 遭₈+S₁, 遭₈+S₂」, 兩個「遭₈」引導的小句「S」間是並列關係, 停頓都在「遭₈」前, 這種句子中的「遭₈」都只讀作「kaɿ⁵³」。再如:

- (28) $i^{44} ka\gamma^{53} bin^{331-21} a\gamma^{35-21} a\gamma^{35}, ka\gamma^{53} tsia\gamma^{55-21} bu\bar{e}^{331-21} lo\gamma^{55} k^h u^{212-55}$.
 伊 遭₈ 面 紅 紅, 遭₈ 食 袂 落 去。
 他臉紅紅的, 都吃不下。

例(28)中「遭₈」後的小句都是對「他」的樣態、行為等的描述。「遭₈」有凸顯謂語的作用。「遭₈」與「遭₇」明顯的不同是, 「遭₈」後都可以擴展為小句, 兩個「遭₈+S」間可以互換位置, 但語音不弱化。

3. 多個「遭」的共現、連用與語音分化

「遭」在永春方言中有多種功能和多種語音形式。我們將其語音形式與功能的對應關係, 用表1展現如下, 以使其音義漸變的過程更為明晰。

表1. 「遭」語音與功能的對應關係

功能	語音	句法位置	示例
動詞	kau^{212}	處所名詞前	我遭 ₁ 北京咯。(我到北京了。)
「遭 ₁ 」	$kau^{212}/ka\gamma^{53}$	時間名詞前	我遭 ₁ 三點則睡。(我到/直到三點才睡。)
趨向補語	$kau^{212}/a\gamma^{53}/ka\gamma^{53}$	處所名詞前	我坐遭 _{2a} 北京。(我坐到北京。)
「遭 _{2a} 」	$ka\gamma^{53}/kau^{212}/a\gamma^{53}$	時間名詞前	我等遭 _{2a} 三點。(我等到三點。)
準動相補語	kau^{212}	「表達」義	說遭 _{2b} , 做袂遭 _{2b} 。(說到, (卻)
「遭 _{2b} 」		動詞後	做不到。)
主觀大量	$ka\gamma^{53}/a\gamma^{53}$	動詞後, 名	個囡已經讀遭 _{3a} 博士咯。(他兒子已
標記		詞性結構前	經讀到博士了。)
「遭 _{3a} 」			

表 1. (續上表)

功能	語音	句法位置	示例
專職主觀大量標記 「邁 _{3b} 」	kaʔ ⁵³	主謂句中， 數量(名) 結構前	伊邁 _{3b} 十個某嘞。(他十個老婆呢。)
補語標記 「邁 ₄ 」	kau ²¹² /kaʔ ⁵³ /aʔ ⁵³ kaʔ ⁵³ /aʔ ⁵³ aʔ ⁵³ /kaʔ ⁵³	結果補語前 程度補語前 狀態補語前	食邁 ₄ 了。(吃到完。) 厝內吵邁 ₄ 半死。(家裡吵得很。) 伊面走邁 ₄ 紅紅。(他臉跑得紅紅的。)
副詞 「邁 ₅ 」	kaʔ ⁵³	主謂間(表 強調) 主謂間(表 總括)	他面邁 ₅ 紅紅。(他臉紅紅的。) 逐個邁 ₅ 靜靜。(大家都靜靜的。)
語氣詞 「邁 ₆ 」	kaʔ ⁵³ /aʔ ⁵³	形容詞後 部分動詞後	伊歡喜邁 ₆ !(他高興得很!) 伊愛邁 ₆ !(他喜愛得不得了!)
從屬連詞 「邁 ₇ 」	aʔ ⁵³ /kaʔ ⁵³	謂詞後(表 因果)	伊氣邁 ₇ 想邁 ₇ 睏袂去。(他很生氣， (所以)想得都睡不著。)
連詞 「邁 ₈ 」	kaʔ ⁵³	小句前(表 並列)	衫褲，邁 ₈ 爛渣渣，邁 ₈ 無蜀領解頰 個。(衣服都破破爛爛的，沒有一件 能穿的。)

通過表 1 可以看出，趨向補語「邁₂」是語法化的關鍵節點，語義半虛半實，語音形式逐漸增多。補語標記「邁₄」是進一步虛化的起點，其語音與補語語義虛實程度成正相關；讀作[kaʔ⁵³]時，「邁」的主觀性在強化，而讀作[aʔ⁵³]時，主觀性在弱化，二者漸漸分化為匹配不同功能的固定語音形式。不同功能的「邁」也可以在一個句子中連用、共現。試比較：

- (29) a. *gua*⁵⁵³ *k^hu*²¹²⁻⁴² *aʔ*⁵³ *kaʔ*⁵³ *kau*²¹²⁻⁴² *siŋ*⁵⁵³⁻³⁵ *lip*³⁵⁻²¹ *i*⁴⁴ *i*³³¹.
我 去 邁_{4b} 邁_{4a} 邁₁ 省 立 醫院。
我去到了省立醫院。
- b. *gua*⁵⁵³ *kui*⁴⁴ *i^hau*³⁵ *siŋ*⁴⁴ *aʔ*⁵³ *kan*⁴⁴ *k^ho*⁵⁵³⁻³⁵ *aʔ*⁵³ *k^hu*²¹²⁻⁴² (*aʔ*⁵³) *kaʔ*⁵³
我 肩 頭 酸 邁₇ 艱 苦 邁₇ 去 (邁₇) 邁_{4a}
*siŋ*⁵⁵³⁻³⁵ *lip*³⁵⁻²¹ *i*⁴⁴ *i*³³¹ *tsiaʔ*⁵³ *k^haʔ*⁵³ *ho*⁵⁵³.
省 立 醫院 則 較 好。
我的肩膀很酸，酸得很難受，難受得去了省立醫院才好一些。

例(29a)中，補語成分是時間、地點名詞時，「邁」的三個語音形式可以連用，也可只用任意一個，還可以任選兩個連用；但連用規則是語音短的形式，必須在語音長的形式前。三個連用時，「邁_{4b}」是補語標記，「邁_{4a}邁₁省立醫院」做補語小句，「邁_{4a}」凸顯「邁₁省立醫院」的事態極量，「邁₁」是「到達」義動詞。若只出現一個，都可看作「去」的趨向補語，「kaʔ⁵³」仍蘊含「省立醫院是醫院當中技術較好的」的主觀語義。但「邁」單獨帶時間、地點名詞（如「邁門口」「邁三點」）時，則沒有[aʔ⁵³]的讀法。

例(29b)可以在「去省立醫院」前，補出「我去醫院」的原因，此時幾個謂詞間用「邁₇」連接，「邁₇」都讀作[aʔ⁵³]或[kaʔ⁵³]，全句的謂詞幾乎並重，語義重心取決於聽話人的理解。當全讀作[aʔ⁵³]時，可以在「酸」或者「去」後，改用[kaʔ⁵³/aʔ⁵³kaʔ⁵³]表強調；若全讀作[kaʔ⁵³]，則只用[aʔ⁵³kaʔ⁵³]表強調，一般一個句中只出現一次，並且多位於第一個或最後一個謂詞後。

可見，[kaʔ⁵³]/[aʔ⁵³kaʔ⁵³]有凸顯焦點的作用。從結構上說，焦點可以在第一個謂詞（若看作述補結構的主要謂語）後；但從語義上說，焦點一般又是最後一個謂詞。不過，無論如何，作為焦點的謂詞，其後「邁」的語音形式總是更長。

李如龍(2007: 136)指出，泉州方言中「邁」是動詞，兼做助詞，其本音變調[kau³¹⁻⁵⁵]，快說時變為[kaʔ⁵~ka³¹⁻⁵⁵]，脫落聲母說成[aʔ⁵~a³¹⁻⁵⁵]。我們將永春、安溪、泉州（鯉城）、潮州等部分閩南方言中「邁」語音和功能的對應關係，用表2整理如下（調查材料見Appendix）。

通過對比，不難發現，並非所有閩南方言點都經歷過「kau > kaʔ/ka > aʔ/a」的語音變化過程。其中，海口沒有語音變化，海豐、泉州沒有帶輔音的弱化形式，揭陽、潮州方言比較特殊，補語小句為「連……都……」這類結構時，補語標記才有「kaʔ」的語音形式。⁹總體來看，大部分方言的語音分化最早都出現在趨向補語階段。

9. 在廣東潮州、揭陽方言中，「kaʔ」做副詞多用在疑問句中，表「意外」語氣，相當於「竟然」，也多要出現在「連……都……」或者「一+量+N……都……」構成的句子前；這兩個方言點中，主觀大量標記主要用「著」，詳見黃燕旋(2022)。

表 2. 部分閩南方言點中「邁」的語音變化

功能	語音	永春	安溪	泉州	揭陽	潮州	海豐	海口
動詞 (邁 ₁)	kau	²¹² /ka ⁵³	kau	⁴² /ka ⁵	kau	²¹³	kau	²¹³
趨向補語 (邁 _{2a})	kau	²¹² /ka ⁵³ /a ⁵³	kau	⁴² /ka ⁵ /a ⁵	kau	²¹³ /a ⁵	kau	²¹³ /a ⁵
準動相補語 (邁 _{2b})	kau	²¹²	kau	⁴²	kau	²¹³	kau	²¹³
主觀大量標記 (邁 _{3a})	ka ⁵³	⁵³ /a ⁵³	ka ⁵	⁴¹ /a ⁵	kau	²¹³	kau	²¹³ /a ⁵
專職主觀大量標記 (邁 _{3b})	ka ⁵³	ka ⁵	ka ⁵	—	—	—	—	—
補語標記 (邁 ₄)	ka ⁵³	⁵³ /a ⁵³ /kau	ka ⁵	⁴² /a ⁵ /kau	kau	²¹³ /a ⁵ /ka ⁵	kau	²¹³ /a ⁵ /ka ⁵³
副詞 (邁 ₅)	ka ⁵³	ka ⁵	ka ⁵	a ⁵	ka ⁵	ka ⁵	—	—
語氣詞 (邁 ₆)	ka ⁵³	⁵³ /a ⁵³	ka ⁵	a ⁵	kau	²¹³ /a ⁵	a	²¹³
從屬連詞 (邁 ₇)	a ⁵³	⁵³ /ka ⁵³	a ⁵	a ⁵	kau	²¹³ /a ⁵	—	—
連詞 (邁 ₈)	ka ⁵³	ka ⁵	ka ⁵	—	—	—	—	—

陳偉蓉(Chen 2020: 201)指出，惠安方言中[ka⁵]是「老派」的說法，但文中所舉例句，只有[a⁵⁻³]的讀法。我們認為，這兩種語音變體，不僅僅是「新老派」的差異。[kaʔ]是含有主觀義的強變體，而[aʔ]是音義平行虛化的弱變體。因此，有強變體[kaʔ]的方言點，一般有專職主觀大量標記、副詞等用法；只有弱變體[aʔ/au]的方言點多沒有這些用法。

我們認為「邁」的多種功能並非線性演變的結果。各方言點問句法語義演變的差異，是語法化與主觀化程度有別造成的。下面我們將分為兩部分進行闡述。

4. 「邁」的語法化與主觀化

根據「邁」的句法表現，結合音義對應情況的綜合考察，我們將「邁」語法化與主觀化過程重構如下。

4.1 「邁」的語法化

彭睿(2008: 278)指出，「語法化的漸變性決定了其賴以發生的環境具有連續性。」也就是說，句法環境的「歧解性」分析，有助於觀察語法語素的漸進式演變。參照這一理論假設，我們先對「邁」的語法化路徑進行構擬。

4.1.1 「到達」義動詞>趨向補語>準動相補語

「邁₁」做及物動詞時，一般可帶地點、時點等賓語。如：

- (30) *gua*⁵⁵³ *kau*²¹²⁻⁴² *oʔ*⁵⁵⁻²¹ *ŋ*³⁵ *l*²¹.
我 邁₁ 學 堂 咯。
我到學校了。

- (31) *kau*²¹²⁻⁴² *sā*⁴⁴ *tiam*⁵⁵³ *lai*³⁵⁻²¹ *tsiap*⁵³ *gua*⁵⁵³⁻²¹.
邁₁ 三 點 來 接 我。
到三點來接我。

如例(30-31)所示，「邁₁」後的賓語由「空間」變為「時間」，使「邁₁」的詞義發生了「到達>直到」的微調，句法上還沒有脫離「動詞」的範圍。再如：

- (32) *gua*⁵⁵³ *kiā*³⁵⁻²¹ *kau*²¹²⁻⁴² *oŋ*⁵⁵⁻²¹ *tj*³⁵ *lɔ*²¹.
我 行 邁_{2a} 學 堂 咯。
我走到學校了。
- (33) *gua*⁵⁵³ *tan*⁵⁵³⁻³⁵ *kau*²¹²⁻⁴² *sā*⁴⁴ *tiam*⁵⁵³.
我 等 邁_{2a} 三 點。
我等到三點。
- (34) a. *tʰe*³⁵⁻²¹ *kau*²¹²⁻⁴²/*tioŋ*⁵⁵⁻²¹ *tsuai*³⁵, *gua*⁵⁵³ *tsiu*³³¹⁻²¹ *m*³³¹⁻²¹ *guan*³³¹.
提 邁_{2b}/著 口， 我 就 忩 願。
提到這些，我就不甘心。
- b. *tʰe*³⁵⁻²¹ *tioŋ*⁵⁵⁻²¹/**kau*²¹²⁻⁴² *i*⁴⁴, *gua*⁵⁵³ *tsiu*³³¹⁻²¹ *m*³³¹⁻²¹ *guan*³³¹.
提 著/**邁*_{2b} 伊， 我 就 忩 願。
提到他，我就不甘心。

當「邁」出現在位移動詞後時，動詞性質衰弱，變為趨向補語「邁_{2a}」；對其後的處所、時間賓語而言，「邁_{2a}」又是介詞，如例(32-33)；其前動詞擴展後，「邁」的「到達」義淡化，也能表動作的抽象結果，具有準動相補語用法，如例(34)。

不過，閩語中「邁」表動作實現(結果)的用法不太成熟。試比較：

- (35) a. *tsʰeŋ*⁵³ *kʰuā*²¹²⁻⁴² *kau*²¹²⁻⁴²/**tioŋ*⁵⁵⁻²¹ *tsit*⁵³ *liaŋ*⁵³.
冊， 看 邁_{2a}/**著* 即 跡。
書，看到這裡。
- b. *kʰuā*²¹²⁻⁴² *tioŋ*⁵⁵⁻²¹/**kau*²¹²⁻⁴² *i*⁴⁴ *lɔ*²¹.
看 著/**邁*_{2b} 伊 咯。
看到他了。

例(35a)中「邁」後若接指示代詞「即跡(這裡)」，句子成立；若接人稱代詞「伊(他)」，句子不成立，需換用「著」。

對比例(5)、例(34)、例(35)可以看出，部分動作動詞，如「唱、說、寫、提」等，其賓語是指人名詞、代詞時，多接「著」做動相補語；若是指物名詞、代詞(如這些、這件事等)時，將「著」換為「邁」，有一定接受度，但感覺比較「文」；¹⁰而有些動作動詞，如「拄(遇)、鼻(聞)、摸、見」等，與「著」組成的是使用頻率高

10. 在海豐、泉州等方言點中，新派發音人對「邁」做準動相補語的可接受度，比老派要高。因此，「邁」的準動相補語用法，除了與其前動詞擴展有關，也可能是受普通話影響所致。

的固定搭配，較為「頑固」，無論其後賓語指人還是指物，都排斥替換為「邁」。

陳練軍(2008:134)指出，「到」在先秦－西漢文獻中，主要作為動詞，但已能與部分位移動詞結合；東漢－隋時期，處於連動結構中的「到」逐漸重新分析為介詞。至唐宋，「到」與其他動詞結合的用例增多，「到」才變為表結果的補語。

「邁」的演變趨勢與普通話的「到」基本一致，但閩語中能與準動相補語「邁」結合的動詞比普通話少。「邁」與不同動詞、賓語結合時可接受度的差異性，說明準動相補語「邁」仍在緩慢擴展，尚無法取代「著」。再比較：

- (36) a. 清溪方言(客方言)：
 賣倒幾多錢？
 賣了多少錢？
 (引自陳曉錦1993：359)
- b. 永春方言(閩方言)：
*bue*³³¹⁻²¹ (**kau*²¹²) *lua*³³¹⁻²¹ *tsue*³³¹⁻²¹ *tɕi*³⁵ (*lɔ*²¹)?
 賣 (*邁_{2b}) 偌 穢 錢 (咯)？
 賣了多少錢？

例(36a)的清溪客方言中，與「邁」對應的「倒」，「作用相當於完成體助詞」(吳福祥2001：350)；在永春方言中，該句子不需要體助詞，若要強調動作已實現，可在句末加完整體助詞「咯」，而不用「邁_{2b}」，如例(36b)。可見，由於「動相補語」功能不發達，「邁」在閩南方言裡面也沒有體助詞的用法。

4.1.2 趨向補語 > 補語標記

吳福祥(2001:351)引用馮愛珍(1993)福清方言中的「邁」作為動相補語的例子「汝聽邁廊下雞宿底塗雞叫更，汝就著快快乞我叫清醒(大意為：你聽到廊下雞窩裡的土雞叫更了，就要快把我叫醒)」，說明「很顯然，閩方言裡的狀態補語標記「邁(到、甲、告)」只能是由表完成的動相補語演變而來」。我們認為，上述結論從閩南方言內部來看，值得商榷。

通過第3節中的表2，可以看出補語標記與趨向補語語音變化一致，卻明顯不同於準動相補語。補語標記更可能直接來源於趨向補語，而並非必須先經歷動相補語階段。如：

- (37) a. $ts^h e\gamma^{53}$ $k^h u\bar{a}^{212-42}$ $ka\bar{u}^{212}/ka\gamma^{53}/a\gamma^{53}$ $liau^{553}$.
 冊， 看 邁_{2a/4a/4b} 了。
 書，看到完（為止）。
- b. $ts^h e\gamma^{53}$ $k^h u\bar{a}^{212-42}$ $ka\gamma^{53}/a\gamma^{53}$ bue^{331-21} ko^{212-42} lit^{53-21} $tsia\gamma^{55}$.
 冊， 看 邁_{4a/4b} 袂 顧 得 食。
 書，看得都顧不上吃飯。

例(37a)中的「邁」有歧解，若將「了(完)」看作「看」到達的「階段」，那麼「邁」作趨向補語，若將「了」視作「完畢」義補語，那麼「邁」是補語標記；但當「邁」帶小句時，就完成了向補語標記的轉變，如例(37b)。

「邁」後接的謂詞性賓語，總暗含「到達某種程度」的語義，即「到達」仍是這種句法結構的一個語義基礎。「邁」通過削弱「到達」義，才逐漸向狀態補語標記「漂移」；在永春方言中，還可以用「 $ka\gamma^{53}$ 」和「 $a\gamma^{53}$ 」的語音分化來區別。但閩南方言中多個補語標記並存，分工更細緻，「邁」沒有完全變成中性的狀態補語標記。

普通話的「到」在形容詞後，也有補語標記用法。張誼生(2014:50)指出，現代漢語中新興的補語標記「到」，原來是定中結構「A到X」中的連謂後項，整個結構表動態程度義的。隨著語義重心前移，「X」中的中心語（如地步、田地等）脫落，定語轉變為補語，「A到X」才完全轉向程度義。「到」的演變過程，我們用例(38)簡單說明如下。

- (38) a. 香到受不了（的程度）！
 b. 香到受不了！

例(38a)中中心語「程度」脫落後，「到」就重新分析為補語標記。「邁」與「到」的演變細節不完全相同，「邁」的補語標記功能，在動詞後已經比較成熟，與形容詞結合時，沒有明顯省略中心語的過程。其證據是：

- (39) a. hue^{44} $p^h a\eta^{44}$ i^{212-42} i^{212} .
 花 芳 燕 燕。
 花很香。
- b. hue^{44} $p^h a\eta^{44}$ $ka\gamma^{53}/a\gamma^{53}$ i^{212-42} i^{212-42} i^{212} (ge^{35-21} h_{ij}^{35-21} to^{331})!
 花 芳 邁_{4a/4b} 燕 燕 燕 (個 程 度)！
 花，香得不得了！

例(39)中，「芳燕燕」是「ABB」式的狀態形容詞，類似於普通話「香噴噴」，沒有基式「芳燕」或「燕燕」。「燕燕」是對「芳」的濃淡程度進行的描摹，加上補語標記「邁₄」後，還可以用「燕」的三疊式突出程度義，但沒法說成「芳邁₄燕燕燕個程度」。普通話的「到」沒有這種用法，一般都還可以補出中心語。

可見，或許說話人在認知上曾經經歷了「到達……程度」的完形推理過程，但形式上已經不體現，是一種規約化的含義。

因此，可以說「邁」作為補語標記的用法，主要是依靠其後體賓向謂賓的擴展來完成的，「邁」的「到達」義，從實際的物理空間向認知空間發生了投射，但並未徹底失落。普通話中「到」的補語標記用法，則是通過擴展其後修飾體賓的定語成分，並脫落體賓來完成的，「到達」的語義也仍有滯留。但「到」的動相補語用法，主要是其後體賓擴展，使「到達」義稀釋而產生的。¹¹隨著能與「到」組合的動詞逐步增多，「到」的動相補語用法也趨於成熟。

從普通話和其他方言的材料來看「到」的語法化，也能證明「趨向補語>動相補語>完成體助詞」與「趨向補語>補語標記」是同一句位上的兩條發展路徑。

4.1.3 補語標記>語氣詞

補語標記「邁₄」出現在形容詞後時，可構成「A邁₄X」結構。如：

- (40) a. *i⁴⁴ huā⁴⁴ hi⁵⁵³⁻³⁵ kaʔ⁵³/aʔ⁵³ bue³³¹⁻²¹ kɔ²¹²⁻⁴² lit⁵³⁻²¹ tsia⁵⁵*
 伊歡喜邁_{4a/4b}袂顧得食。
 他高興到顧不上吃飯。
- b. *i⁴⁴ huā⁴⁴ hi⁵⁵³⁻³⁵ kaʔ⁵³!*
 伊歡喜邁₆!
 ≈他高興得很！

如例(40a)所示，補語小句「袂顧得食（顧不上吃飯）」對「歡喜（高興）」的樣態加以具體描摹，可增強表述的生動性；若省略補語也不會改變大意，如(40b)句。

11. 有意思的是，普通話中「到」在動詞後多帶體賓；用「得」承擔帶謂賓的功能。閩南方言中，動詞後「邁」主要帶謂賓，用「著」帶體賓。這種現象，展現出語法語素在歷時演變中的競爭與分工。

這是因為形容詞含有可量化的特性，其後補語的作用多是強化形容詞本身所具有的性質的；而動作動詞不具備這種特性，其後補語表達的語義，包括但不限於程度，還有結果、評價、可能等，省略補語會破壞語義的完整性，說話人較難推理出準確的內容，因此，大部分動作動詞都不能直接帶「邁₆」結句。普通話中的「得」也有類似用法。如：

(41) 普通話： a. 看把他氣得！（≈他生氣極了。）

永春方言： b. $i^{44}k^h_{i^{212-42}}ka\eta^{53}$

伊氣邁₆！

≈他生氣極了。

當「邁₆」在語用推理中獲得的「高程度」義逐漸變成其規約化含義後，「邁₆」後的補語就從不需補出變為不能具體補出，能和「邁₆」結合的謂詞也進一步增多，如「愛邁（很愛）、吼邁（哭得很厲害）」等說法，在永春方言中也很常見，而在普通話中接受度就比較低。

「邁₆」可以和個別動作動詞組合，能否成句主要受制於省略前這個「動補結構」所表達的事件，在認知中是否經常連接一種與「程度」相關的解讀。如「雨，落邁（雨，下得很大）」「逐個罵邁（大家罵得很厲害）」等，可及性高，可以成立；而「桌，拭邁」¹²在永春方言中不能成立。

總之，「邁₆」是語言經濟性原則導致結構省略引發的一種句法演變。「邁₆」具有「很、極」的語義，常常會附帶說話人的感歎語氣，可稱作「極值感歎」語氣詞。

4.1.4 補語標記>從屬連詞

根據上文2.7節的描寫，可以看出從屬連詞「邁₇」來源於「邁₄」的路徑，是比較清晰的。試比較：

(42) a. $i^{44}siau^{553-35}a\eta^{53}/ka\eta^{53}sia^{53}kue^{212-42}tsau^{553}, tsau^{553-35}a\eta^{53}/ka\eta^{53}$
 伊 癢 邁₄ 四 界 走 走 邁₄
 $ia^{553-35}kin^{553}, kin^{553-35}a\eta^{53}/ka\eta^{53}tak^{35-21}ge^{35-21}tsip^{53}bue^{331-21}tio\eta^{55}$
 野 緊， 緊 邁₄ 逐 個 緝 袂 著。
 他瘋得到處跑，跑得很快，快得大家都追不上。

12. 匿名審稿專家指出「桌，拭邁（桌子擦得很乾淨/（他）擦桌子擦得很用心。）」在臺灣閩南語中也能成立。這說明臺灣閩南語的「邁」的語法化程度比永春方言的要高，表現為「邁」前謂詞的範圍擴展，語義進一步發生泛化。感謝審稿專家的提醒。

- b. i^{44} $siau^{553-35}$ $a\eta^{53}/ka\eta^{53}$ $tsau^{553-35}$ $a\eta^{53}/ka\eta^{53}$ kin^{553-35} $a\eta^{53}/ka\eta^{53}$ tak^{35-21}
 伊 癢 邁₇ 走 邁₇ 緊 邁₇ 逐
 ge^{35-21} $tsip^{53}$ bue^{331-21} $tio\eta^{55}$
 個 緝 袂 著。
 ≈他瘋了，（所以）亂跑起來，跑得很快，（以致）大家都追不上。

例 (42a) 是一個包含多個小句的複雜句，每個小句都由「邁₄」帶補語構成，補語還可以各自再擴展為更複雜的小句，變為一個句群，與普通話相似。

但當幾個謂語出現在一個句子中時，如例 (42b)，若要看成述補結構的簡單遞歸，或許「緊邁₇逐個緝袂著（快得大家都追不上）」勉強能做「走（跑）」的補語，但「跑得快得大家都追不上」，從語義和句法上說，都比較難處理成「瘋得」的補語（即原本就沒有「瘋得跑」這種說法）。

不過，這類句子中內部並非均質。「邁₄」和「邁₇」的差異，實際是前後謂語語義緊密度的不同。對照上例 (24)、(26)、(42) 在普通中對應的表達，可以看出，語義緊密的，普通話裡傾向整合成「得」字述補結構或述結式且一般只能用一次；而語義疏鬆的，多要通過拷貝動詞，或用關係連詞來標明句間關係，才能組合成一個長複句。「邁₇」的功能介於二者之間，用「邁₇」連接的幾個謂詞，允許語義關聯性比「得」疏鬆，但又要比關係連詞緊密。除了上文所說的語流停頓，是否可以替換為連詞，是否能夠獨立自足等，可作為鑒別「邁₄」和「邁₇」的輔助性手段。

我們將「邁₇」從「邁₄」中獨立出來，是為了方便對比「邁₇」與典型標記的不同，而不是將從屬連詞看作語法系統中的一個詞類。¹³ 因此，簡單地把「V/A邁₇V/A邁_X」結構中的幾個「邁」都限定為「邁₇」，而未再根據語義的緊密度，在結構內部劃分出「邁₄」。

多個「V/A邁」構成的複雜謂語句，實質是小句整合的結果。在這個整合過程中，部分補語成分被壓縮，幾個謂語間獲得「前因後果」的關係。「邁」起到劃分謂詞的詞界並串聯幾個謂詞的作用，整個句子形似一個連動句。¹⁴

13. 無論將「邁₇」稱為詞綴還是從屬連詞，都是說其功能在有形態變化的語言中，與這兩類成分相當。在漢語傳統的語法系統中，「邁₄」一般看作結構助詞，「邁₇」則可視為功能擴大化的「結構助詞」。

14. 「邁」連接句子的功能還有擴張趨勢，擬另文討論，這裡不再展開。

張敏(2010)認為「北方話對動後組合式補語有一定的回避傾向」，即北方話比南方話更遵循「動後限制」¹⁵；而「邁」用構造組合式述補結構的方式使多個謂語實現並置的策略，也證明閩語雖然受到「動後限制」的約束，但仍比普通話寬鬆。因此，閩語得以保留整合度比較低的句法結構，其間的謂詞也還允許擴展。這種現象，可以視為部分閩語的一個句法特點。如：

- (43) *kim*⁴⁴ *sio*⁴⁴ *kaʔ*⁵³ *pə*⁴⁴ *kaʔ*⁵³ *ij*⁴⁴ *tse*²¹ *kaʔ*⁵³ *kui*⁴⁴ *tʰau*³⁵⁻²¹ *kui*⁴⁴ *bin*³³¹.
 金 燒 邁, 飛 邁, □ <蜀下>邁, 歸 頭 歸 面。
 ~我燒紙錢，燒得飛了起來，飛起來後撲得我整頭整臉都是。

例(43)中，幾個謂詞間的語義關係也比較鬆散，停頓都在「邁₇」後，並且動詞「□[ij⁴⁴]」後可以帶「蜀下（一下）」的合音形式「tse²¹」¹⁶「燒」後也可以添加補語「了」等，不限於單個動詞。

4.2 「邁」的主觀化

上述「邁」的句法演變是一個實詞轉化為語法功能成分的過程。過程中伴有去範疇化、語音消蝕、語義漂白等現象。而「邁」的主觀大量標記、副詞等功能的形成，與實詞虛化不同，是一個語用功能強化的過程，表現出語音、語義、句法地位增強的趨勢。

Traugott (1995)認為，主觀化是語義－語用的漸變過程。語法化中的主觀化研究，關注「語言中用來表達主觀性的可識別的語法成分是如何通過非語法成分的演變而逐步形成的」（沈家煊2001：271）。

下面，我們對「邁」的主觀化過程進行梳理。

4.2.1 趨向補語>主觀大量標記

劉丹青(2019:6)指出，吳江同裡話中凸顯賓語量級的「到」，來源於空間模式「從……到」結構的語義擴展，並通過音變區分主觀語義。我們認為，「邁」也經歷了類似的演變，並且主觀性更強。如：

15. 張敏(2010)指出「動後限制(postverbal constraint)」，通俗地說，就是在一個漢語句子中，主要動詞之後一般只接一個短語成分。

16. 「蜀下」的合音形式[tse²¹]，在永春方言中可作為一個派生完整體標記。

- (44) a. $tsi\eta^{35-21}$ $su\bar{a}^{44}$ $k^{h\bar{a}^{44}}$ $pe\eta^{53}$ kau^{212-42} / $ka\eta^{53}$ / $a\eta^{53}$ $su\bar{a}^{44}$ $ti\eta^{553}$.
 從 山 駁 口 邁_{2a} 山 頂。
 從山腳下爬到山頂。
- b. $tsi\eta^{35-21}$ $k^{h\bar{a}^{44}}$ $ti\bar{u}^{553}$ $tsue^{212-42}$ kau^{212-42} / $ka\eta^{53}$ / $a\eta^{53}$ kui^{331-21} $ti\bar{u}^{553}$.
 從 科 長 做 邁_{2a} 縣 長。
 從科長做到縣長。
- c. $s\bar{a}^{44}$ $tsap^{35-21}$ $h\bar{a}^{212}$, $tsue^{212-42}$ kau^{212-42} / $ka\eta^{53}$ kui^{331-21} $ti\bar{u}^{553}$.
 三 十 歲，做 邁_{2b} / 邁_{3a} 縣 長。
 三十歲，做到了縣長。
- d. am^{212-42} bi^{35} $tsia\eta^{55-21}$ $ka\eta^{53}$ pai^{35-21} $ku^{53}?$
 暗 暝 食 邁_{3a} 排 骨？
 晚上都吃上排骨了？

如例(44a-b)所示，「邁_{2a}」還是趨向補語，「邁_{2a}」由實際的空間場所投射到名詞所處的量級集合中，隱含名詞所處量級「高」的語義。(44c)中「邁」不與「從」共現，已經分化為「邁_{2b}」和「邁_{3a}」，「邁_{2b}」表動作的抽象結果，是準動相補語；「邁_{3a}」是主觀大量標記。(44d)句中的「邁_{3a}」只表「主觀大量」。從(44a)到(44d)，是一個「邁」的詞彙義流失，語用義增強的過程。試比較：

- (45) a. $g\bar{o}^{331-21}$ $tsap^{35-21}$ $h\bar{a}^{212}$, $tsia\eta^{53}$ $tsue^{212-42}$ kau^{212-42} kui^{331-21} $ti\bar{u}^{553}$.
 五 十 歲，則 做 邁_{2b} 縣 長。
 五十歲，才做到縣長。
- b. * $g\bar{o}^{331-21}$ $tsap^{35-21}$ $h\bar{a}^{212}$, $tsia\eta^{53}$ $tsue^{212-42}$ $ka\eta^{53}$ kui^{331-21} $ti\bar{u}^{553}$.
 *五 十 歲，則 做 邁_{3a} 縣 長。
 五十歲，才做到縣長。

例(45)中，若加上語氣副詞「才」，那麼「做」後就只能出現準動相補語「邁_{2b}」，不能出現主觀大量標記「邁_{3a}」。可見，主觀大量標記，是趨向補語主觀語義強化後的變體，而不是來自準動相補語。

現有研究中，學者們多認為「唯補詞(/動相補語)」是「主觀大量標記」的直接來源，如劉丹青(2019)、黃燕旋(2022)等。從閩語的「邁」動相補語用法不發達，而主觀大量標記使用廣泛的情況看，可以認為，主觀化是語用隱含義附加在詞彙上的過程，與句法成分的位置或功能有可能不嚴格相關。但相同之處是，詞彙義流失為語用義獲得提供了條件。

「邁」後帶數量（名）結構時，凸顯其後「數量大」。如：

- (46) a. $i^{44} ts^h_{ua}{}^{331-21} ka\gamma^{53} tsap^{35-21} ge^{35-21} b\gamma^{553} la^{21}$.
 伊娶邁_{3a}十個某嘞。
 他娶了十個老婆呢。
- b. $i^{44} ka\gamma^{53} tsap^{35-21} ge^{35-21} b\gamma^{553} la^{21}$.
 伊邁_{3b}十個某嘞。
 他（有）十個老婆呢。

例(46a)中的「邁_{3a}」已經是主觀大量標記，還能通過省略「邁_{3a}」前的謂語，使「主觀大量」義達到最強，如(46b)，「邁_{3b}」就變成一個純粹的語用成分，實現了語用意義的語義化。這種主觀語義，還可以擴散到其他語境中的「邁」上。如：

- (47) $kau^{212-42}/ka\gamma^{53} sa^{44} tiam^{553} tsia\gamma^{53} sa\gamma^{53}$
 邁₁三點則說。
 到三點才（/再）說。

例(47)中「邁」是動詞，在多數閩南方言點中，只讀作「kau」，意思是「到三點再說」；但在永春、安溪方言中，也可以讀作「ka?」，此時意思變為「到三點才說（晚了）」。「主觀大量」是「ka?」的強制性附加義。

4.2.2 補語標記 > 副詞

語氣副詞「邁₅」與「邁_{3b}」的形成方式相似，即由於「邁₄」前的謂詞省略，使「邁」出現在新的「謂頭」。試比較：

- (48) $i^{44} bin^{331} (tsau^{553-35}) ka\gamma^{53} a\eta^{35-21} a\eta^{35}$.
 伊面（走）邁₄紅紅。
 他的臉，（跑得）紅紅的。

如例(48)所示，「邁₄」後若是形容詞重疊式（如AA、AAA、ABB式等）充當的補語，其前謂詞可自由省略，「邁₅」處於主謂間，用來強調某種性狀的「程度高」，在普通話中沒有與之對應的副詞。

由動詞性結構充當的補語，若沒有「高程度」義，「邁₄」前的謂詞就不能省略。如：

- (49) a. i^{44} ($k^h i^{212-42}$) $kaʔ^{53}$ $tsit^{35-21}$ ku^{212} $tɔ^{44}$ $səʔ^{53}$ bue^{331-21} $ts^h ut^{53}$ lai^{35-21} .
 伊 (氣) 遭₄ 蜀 句 都 說 袂 出 來。
 他 (氣得) 一句都說不出來。
- b. i^{44} * ($k^h i^{212-42}$) $kaʔ^{53}$ hau^{553} .
 伊* (氣) 遭₄ 吼。
 他氣得哭了。

例(49a)中「說一句話」這個行為，可以連接一個包含多種行為的梯級序列，說話人主觀認為「說一句話」是其中最簡單、最容易的，處於梯級序列的極端，其隱含義是「話都說不出來，更不用說做其他事了」，「氣」可以省略。而(49b)句中「吼」是「氣」的結果，不表「程度」，「氣」不能省略。

可見，副詞「遭₅」出現的條件是其後的謂語具有一種「高程度」解讀。這種「高程度」，既包括形容詞所表達的「性質深」，也包括動詞所表達的「事態極量(張健軍2021)」。「事態極量」往往觸發一種推理，即若一個極端事態為真，那麼其所在集合中的其他成員也為真。在句法上，經常用「一+量+N.....都不/沒.....」或「連.....都.....」這類結構來表達。

當這類結構義變為「遭₅」的穩定隱含義後，就可以脫離「一+量+N.....都不/沒.....」等結構，單獨表達說話人認為當前事態「很極端、不尋常」的主觀評價義，進而抽象成為一種強調語氣。如：

- (50) i^{44} $tsit^{35-21}$ pue^{331-21} tsu^{553} $kaʔ^{53}$ bo^{35-21} $piŋ^{35-21}$ bo^{35-21} iu^{553} .
 伊 蜀 輩 子 遭₅ 無 朋 無 友。
 ≈他一輩子(甚至)沒有朋友。

例(50)中「無朋無友」就不能還原為「連.....都.....」或「到了.....的地步」這類說法，而是直接將「無朋無友」視為一個正常人不會出現的狀況引入句法的，¹⁷和「他一輩子沒有朋友」這種客觀敘述相比，聽話人能從「遭₅」的強調語氣中，提取出諸如「他很孤獨、他很奇怪」的言外之意。再比較：

17. 什麼樣的事件才能被認定為一種極端、不尋常的情況？構造這類句子的語義允准條件為何？這些都是與認知、上下文語境相關的複雜問題，這裡暫不討論。但就句法結構看，「遭₅」後的小句常常由否定詞、疑問詞等表極項的成分組成，或者幫助動詞「卜(要)」構成「卜(要)X」，若是單個動詞一般不能成句。

- (51) a. *in*⁴⁴ *pe*³³¹⁻²¹ *bu*⁵⁵³ *l^han*²¹²⁻⁴² *ia*⁵⁵³⁻³⁵ *ho*⁵⁵³, *ka?*⁵³ *bue*⁵⁵³⁻³⁵ *sio*⁵⁵³⁻³⁵
 個 父 母 趁 野 好, 邁₅ 買 小
*ts^hia*⁴⁴ *l^o*²¹.
 車 咯。
 歧義：他父母賺得挺多，都買小汽車了。/他父母賺得挺多，（兩個人）都分別買了小汽車了。
- b. *in*⁴⁴ *pe*³³¹⁻²¹ *bu*⁵⁵³ *ke*²¹²⁻⁴² (**ka?*⁵³) *bue*⁵⁵³⁻³⁵ *tsit*³⁵⁻²¹ *tsia?*⁵³ *ts^hia*⁴⁴.
 個 父 母 皆 (*邁₅) 買 蜀 只 車。
 他父母（各自）都買了一部車。

例(51a)句通過背景信息「賺得挺多」，向聽話人暗示存在一個按價格排列的物品序列，說話人主觀認為「買小汽車」就是「賺錢多」的體現，「邁₅」可以出現在「買小車咯」前，強調這個極端事態。同時，因為「個父母（他父母）」這個集合內有兩個成員，會使謂語「買小車咯」獲得一種「加合性的語義功能（袁毓林2005）」，(51a)句形成歧義，一個是向右關聯的語氣義，一個是向左關聯的「總括」義。

「邁₅」要在其右邊謂詞表達程度或事態極量義的前提下，才能將左邊體詞變為複數。若「邁₅」右端的謂詞，表示的是均質的同類事件，如(51b)句中的「買一部車」，是指「父、母」兩個人各自施行了一次「買車」行為，而「買車」這個事件內部沒有梯度差異，外部不能連接一個梯級序列，那麼，即使「邁₅」左邊的體詞提供了一個複數的量化域，「邁₅」也無法獲得「總括」語義，沒有分配性解讀。同理，上例(48)、(49a)、(50)的主語也都可以變成集合名詞、代詞。

雖然「邁₅」與「邁_{3b}」都出現在主謂句中，但「邁_{3b}」後是體詞性結構，「邁₅」後是謂詞性結構。並且，從語音上看，副詞在安溪方言中有「ka?/a?»的讀法，而「專職主觀大量標記」只讀作「ka?»；泉州方言中小部分語境下副詞有「a?»的讀法，但「a?»不做「專職主觀大量標記」。因此，我們認為「邁₅」與「邁_{3b}」都是語用功能強化的結果，而不是相互演變關係。

普通話中與「邁₅」作用相當的「都」，也同時具有表語氣和「總括」的用法。一般認為語氣副詞「都」來源於「全稱量化」副詞「都」（如張誼生2005；谷峰2015等），但「表示程度與表示總括在意義上是相關的（董秀芳(2010:315)」。在永春方言中「邁₅」的語氣用法比「總括」用法成熟，是比較明確的。從「邁₅」由「強調（程

度) > 總括」的演變來看，「程度」與「總括」可能具備雙向推衍關係。

4.2.3 副詞 > 連詞

連詞「邁₈」與副詞一樣，位於謂語前，具有可刪除、表達言者態度等語用特點，也要求其後的謂詞成分能夠表達「程度高」語義，而句法上又承擔部分連接功能。如：

- (52) a. *tsiu*⁵⁵³ *lim*⁴⁴ *liau*⁵⁵³, *t^hau*³⁵ *hin*³⁵ *boŋ*⁵³⁻²¹ *t^hɔ*²¹².
- 酒 淋 了， 頭 眩 卜 吐。
喝了酒，頭暈、想吐。
- b. *tsiu*⁵⁵³ *lim*⁴⁴ *liau*⁵⁵³, *kaŋ*⁵³/*koŋ*⁵³ *t^hau*³⁵ *hin*³⁵, *kaŋ*⁵³/*koŋ*⁵³ *boŋ*⁵³⁻²¹ *t^hɔ*²¹².
- 酒 淋 了， 邁₈/恪 頭 眩， 邁₈/恪 卜 吐。
喝了酒，又頭暈又想吐。

例(52a)句中，「頭眩(頭暈)」和「卜吐(想吐)」可以看作「喝了酒」導致的兩個結果。(52b)句若用關聯連詞「恪(又)」連接，語義更清晰。「恪(又)」可以換成「邁₈」，表意不變，但二者不能連用。

和「恪」相比，「邁₈」的語氣更強，但同時強調的兩個謂語就失去了「強調」的作用。「邁₈」的功能，轉而變成使兩個表達因果關係的獨立句子「酒淋邁₄頭眩(酒喝得頭暈)」和「酒淋邁₄卜吐(酒喝得想吐)」發生併合。再如：

(53) 永春方言：

- a. *i*⁴⁴ *kaŋ*⁵³ *bin*³³¹ *aŋ*³⁵⁻²¹ *aŋ*³⁵, *kaŋ*⁵³ *tsiaŋ*⁵⁵⁻²¹ *bue*³³¹⁻²¹ *loŋ*⁵⁵, *koŋ*⁵³
- 伊 邁₈ 面 紅 紅， 邁₈ 食 袂 落， 恪
- k^hun*²¹²⁻⁴² *bue*³³¹⁻²¹ *k^hu*²¹².
- 睏 袂 去。
他臉紅紅的，吃不下，又睡不著。

安溪方言：

- b. *i*⁴⁴ *kaŋ*⁵ *bin*⁴² *aŋ*²⁴⁻³³ *kɔŋ*⁴²⁻⁵³ *kɔŋ*⁴²⁻⁵³, *kaŋ*⁵ *tsiaŋ*²⁴⁻⁴² *bue*⁴²⁻⁵³ *loŋ*²⁴, *kaŋ*⁵
- 伊 邁₈ 面 紅 貢 貢， 邁₈ 食 袂 落， 邁₈
- k^hun*⁴²⁻⁵³ *bue*⁴²⁻⁵³ *k^hu*⁴².
- 睏 袂 去。
他臉紅紅的，又吃不下，又睡不著。

如例(53)所示，永春方言中一般可接受兩個「邁₈」共現，若三個共現的話，不太自然，要換用「恪」；而安溪方言中，這種句子仍很自然，說明「邁₈」的功能正在向「恪」接近。

從句子整合的角度說，「邁₈」與「邁₇」的作用，都是使多個謂詞性的非句成分壓縮在一個單句中，二者的來源也都與補語標記相關。試比較：

- (54) a. *səʔ⁵³ kaʔ⁵³ kue³³¹⁻²¹ kue³³¹.*
 說 邁_{4a} 易 易。
 說得容易。
- b. *səʔ⁵³ kaʔ⁵³ kue³³¹⁻²¹ kue³³¹.*
 說，邁_{4a} 易 易。
 說，（是）很容易。

例(54a)中「邁_{4a}」的音節可以拖長；(54b)中停頓在「說」後，a、b句分別是「邁₇」和「邁₈」的來源雛形。「邁₇」後附於謂詞，其前後謂詞間表因果關係；「邁₈」則前附於小句，小句間是並列關係。

綜上所述，我們將「邁」的演變過程，用圖1展現如下：

典型的語法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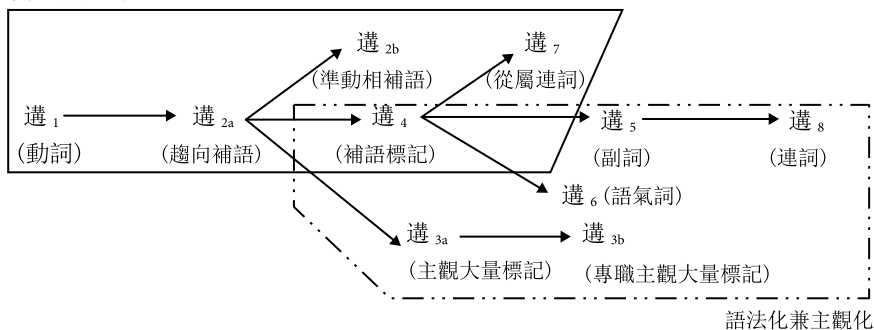


圖 1. 永春方言中「邁」的演變過程

「邁」的「動詞、趨向補語、補語標記」等用法屬於典型的語法化、而「主觀大量標記、副詞、連詞」等用法是語法化兼主觀化，¹⁸各

18. 實際上，如何看待「主觀化」與「語法化」的關係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主觀化」所帶來的意義或功能，往往都與說話人的主觀態度，上下文語境等話外因素相關；有些學者認為這種表達語用功能或言者態度的演變，應稱作「語用化」，如Aijmer

功能句法強制性比較弱；其意義的直接來源不是「到達」，而是與之相關的「大量」「程度」「強調」等附加義的延展，語音形式一般是 [kaʔ]。

在圖 1 中，我們將典型語法化與主觀化作用下的句法演變分開，不是說二者涇渭分明，而是為了更直觀地展現詞彙義與主觀義的語法化有何不同，在句法上又是如何連接在一起的。

既往研究中，通常認為語法化會遵循單向性假說(unidirection)，如Lehmann (1985)、Hopper & Traugott (2003)。通俗地說，就是一個語義實在的成分，一旦踏上語法化的「道路」，無論語義，還是功能都只能由「實」變「虛」，由「虛」變得「更虛」。Givón (1979)提出的「語法化斜坡」¹⁹，似乎也暗示語法化的終點是走向「消亡」。

而Norde (2009)、吳福祥(2017)等則證明了逆語法化現象的存在。這些研究表明，句法和語義的演變或許並非總是「單向」的。

吳福祥(2019)更進一步指出，語義演變包括「較少主觀性>更多主觀性」及「更多主觀性>更少主觀性」兩個方向。我們認為「邁」有「kaʔ」和「aʔ」的分化，就是這兩種演變的結果，但「詞彙義、更多主觀義、較少主觀義」與其各自語音形式「kau、kaʔ、aʔ」間仍符合「形－義」的象似性原則。

並且，從閩語「邁」的演變中可以觀察到，即使句法結構上達到虛化的頂點，也不意味著演變停滯或消亡，還可以由句法功能轉向語用功能；而語用成分通過語義化，也可以回到句法中，再次成為語法編碼的一部分，實際上是一個「語法化輪回」。²⁰我們嘗試用圖2展現如下。

(1997)等。而在Traugott (1995)、Heine et al. (1991)等理論體系中，都將語用功能看作語法化的末端，即也是「語法化」的一種。我們這裡重點不在於論述語法化和語用化是否應分別具有獨立地位，延用Traugott等的體系，將語用功能產生的過程稱為「語法化兼主觀化」。若將「主觀化」看作一種心理認知變化機制，那麼「主觀化」應該是連接語法與語用的「橋樑」。

19. 語法化斜坡：話語 (discourse) > 句法 (syntax) > 形態 (morphology) > 音位 (morphophonemics) > 零形式 (zero)。

20. 曹逢甫(2006: 3)將Gabelentz提出的語法化輪回(grammaticalization cycle)概念，解釋為「詞語a在第一個輪回中可能語義為x，但在該詞語義逐漸淡化後，重新為詞語a上色定義的可能為語義y。原有的語義，則可能被另一個詞語b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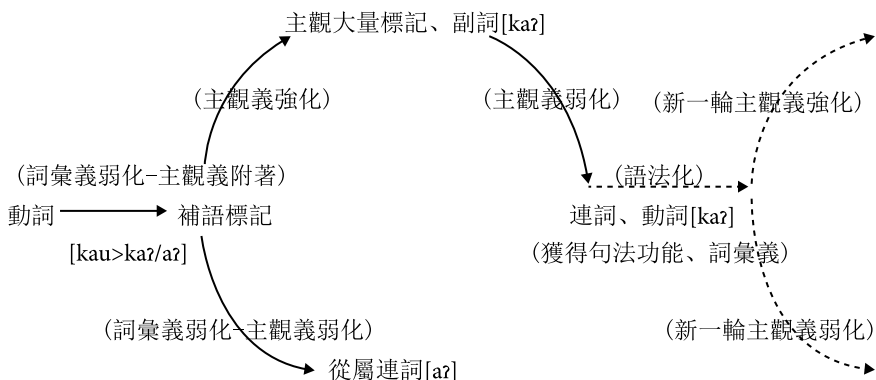


圖 2. 「邁 (到)」的語法化輪回示意圖

如圖 2 所示，[kau] 在第一個語法化輪回中，詞彙義為「到達」，演化至趨向補語、補語標記階段，「到達」義淡化，「邁」受到句法結構的語義感染，附著上了「數量高、程度高」等主觀評價義；詞彙義與主觀義並存，推動「邁」向語法和語用兩個方向演進。

一方面，詞彙義與主觀義一併弱化，「邁」變為從屬連詞，功能與形式「aʔ」配對，達到結構虛化的「頂點」；這類演變符合單向性假說，在形態發達的語言中，「aʔ」很可能會融入動詞，成為詞尾；

另一方面，主觀義不斷強化，與形式「kaʔ」配對，形成主觀大量標記、語氣副詞。語氣副詞通過析取語境義，變為「總括」副詞、連詞，詞彙義因此更為具象，句法強制性又逐漸增強，「kaʔ」展現出「回到句法」的趨勢。與此同時，頻繁使用再次造成「kaʔ」的主觀義磨損，「kaʔ」以類似詞彙擴散的方式，進入了部分原本屬於動詞「kau」的使用環境，如「我卜邁[kauʔ⁵³]泉州（則）落車（我要到泉州（才）下車。）」這類句子，也變得常說起來。我們猜想，當「kaʔ」的主觀義完全消失後，「kaʔ」就可能變為使用者都覺察不到的新的語言形式，進而獲得動詞語義，開啟第二個實詞的「語法化輪回」。這種演變與單向性假說不完全吻合，但在漢語中卻不少見。

有意思的是，Givón (1971) 提出「今天的形態是昨天的句法。（轉引自吳福祥 2020: 11）」而「句法」來自「話語」，那麼對於形態變化不發達的語言而言，「昨天的話語」又來自哪裡呢？

上述現象或許提示我們：在更長的歷史時期中，「話語」的創新並不都是不同成分的更迭和替代，亦可能是一個成分通過語義改

變，在「句法－語用－句法」中不斷輪回，以磨損了的新的語言形式（「語形」）「循環利用」。

綜合語音、語義和句法分佈，我們將「邁（到）」義語素的語義地圖，構建如下（圖3）。

在圖3中，黃色區域覆蓋的路徑，在上古漢語²¹和漢語方言中普遍存在，可視作「核心語義」。「到達>直到」是「空間>時間」的投射，對應「邁₁」的功能；「方所>終點/結果」、「方所>到達序列/數值」則是「物理空間>認知空間」的投射，對應「邁₂」；「終點/結果>完成」的路徑常見於粵、客方言，多數閩語沒有。

我們不將「邁₂」的兩條語義合併，是因為對比普通話與揭陽、潮州、海豐方言可以看出，「到達序列/數值>量級高/數量大」以及「到達終點/結果>程度>程度高/事態極端」，是以帶體/謂詞性結構為區分進行擴展的，²²分別對應「邁_{3a}」和「邁₄」的功能，最後都有可能變為「強調」，即「邁_{3b}」和「邁₅」。「程度高/事態極端>極值感歎」的語義來源於句法結構的省縮，對應「邁₆」；「原因>致使」主要是受句法結構間關係義的影響，對應「邁₇」；而「強調>並列/總括/意外」來源於語用推導，是「邁₅、邁₈」的語義。

圖3中，將語用意義也作為節點放入底圖中，不同於以往主要以語法語素間的關係義來構建底圖的方法，在漢語中也有一定的概括力，但若放入世界語言的演變中是否具有普遍性，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21. 上古漢語的相關研究，詳見歐蘇婧(2021)。

22. 若擴大語言樣本量，這種區別也可能變得無關緊要。

- 永春、安溪方言
- - - - 泉州方言
- . . - 揭陽、潮州方言
- - - - 海豐方言
- 海口方言
- . - . 普通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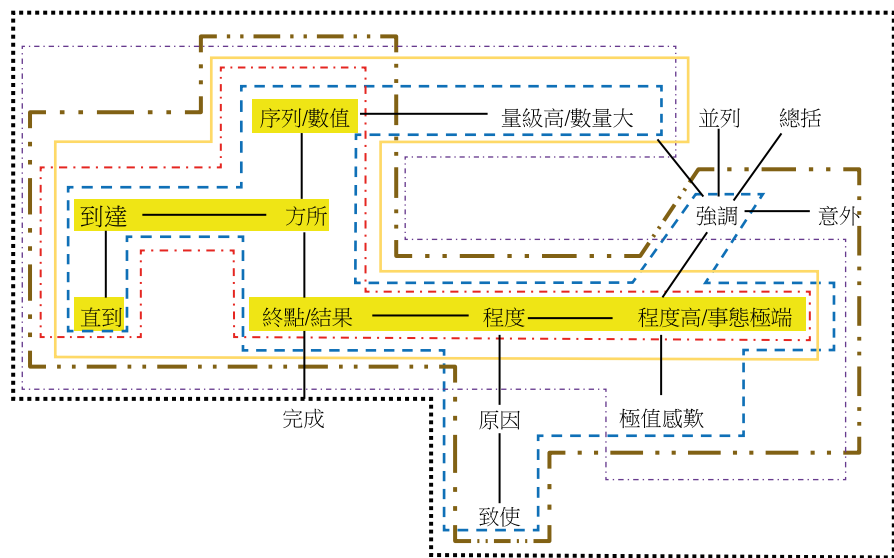


圖 3. 「邁 (到)」義語素的語義地圖

5. 結語

我們對閩南方言中「邁」的多功能性，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描寫。基於其語音、語義、句法表現等的觀察，得到了如下啟發：

(一) 與其他方言相比，「邁 (到)」除了充當補語、補語標記外，還具有副詞、主觀大量標記等用法，這為其他方言中相應成分的語法化，提供了「可預測」的方向。

(二) 詞彙義與語用義的演變，在句法上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方式。詞彙義的磨蝕，往往會導致相應語音形式的弱化，最終遵循「語法化斜坡」變為句法成分；而語用義則可以通過不斷強化來實現語義化，附著於特定語音形式，並取得句法合理性。兩種演變共同構成了

「句法 – 語用 – 句法」的演化輪回，這裡邊涉及了語義演變、語音分化、語法化、主觀化等的交互過程。

(三) 《語法化的世界詞庫》(Heine & Kuteva 2012: 271, 278) 指出，世界語言中「方所格>原因標記」和「方所格>從屬連詞」是常見的演變路徑；「邁」的典型語法化過程，可以使這兩條路徑合併為：「方所格>從屬連詞>原因標記」，具有語言共性。而主觀化的演變路徑，卻不見於對「方所格」「到」等相關詞條的描述，更多地體現出語言個性。那麼，主觀化容易被什麼成分觸發？主觀化誘發的語法化具有多大程度的可預測性和普遍性？又與語義、句法位置等有怎樣的相關性？都是我們將繼續關注的問題。

Funding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末民國漢語五大方言比較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項目號22&ZD297）的支持。

Acknowledgements

《語言暨語言學》編輯部及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黃毅燕、黃燕旋、洪妍、徐鳳翎、沈冰等師友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和語例，一併表示感謝。

Appendix. 「邁」的語音、功能調查表

功能	語音形式	句法環境	示例	方言點 例句
動詞		處所名詞	我邁北京咯。（我到北京了。）	
		時間名詞	我邁三點則睏。（我直到三點才睡。）	
準動 相補 語		有「表達」 義的動詞	說邁做邁。（說到做到。）	
			伊聽著/*邁即件事志，野受氣。（他聽到這件事，很生氣。）	

Appendix. (續上表)

功能	語音形式	句法環境	示例	方言點 例句
趨向 補語		處所名詞前	我坐邁北京。(我坐到北京。)	
		時間名詞前	我等邁三點。(我等到三點。)	
補語 標記		帶結果補語	食邁了。(吃到完。)	
		帶程度補語	厝內吵邁半死。(家裡吵得很。)	
		帶狀態補語	伊面走邁紅紅。(他臉跑得紅紅的。)	
		帶「一……都……」一類的補語小句	伊驚邁邁(連)蜀句話都說袂出來。(他嚇得到了(連)一句話都話說不出來的程度。)	
(專職)主 觀大量標 記		動詞後，體 詞性結構前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伊做邁縣長。(他做到了縣長。) 2. 暗暝食邁排骨?(晚上(居然)都吃上排骨了?) 3. 伊娶/有邁十個某嘞。(他娶了/有十個老婆呢。) 4. 今日熱邁三十五度。(今天熱得到了三十五度。) 	
		主謂間，數 量(名)結 構前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5. 伊邁十個某嘞。(他十個老婆呢。) 6. 今日邁三十五度。(今天三十五度呢。) 	
副詞		主謂間(表 強調或意 外)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伊面邁白皙皙。(他臉色慘白。) 2. 伊邁蜀句都說袂出來。(他竟一句都說不出來。) 	
		主謂間(表 總括)	逐個邁靜靜。(大家都靜靜的。)	

Appendix. (續上表)

功能	語音形式	句法環境	示例	方言點例句
語氣詞		形容詞後 部分動詞後	1. 儂穉邁！(人多得很！) 2. 雨，落邁！(雨，下得很大！)	
從屬連詞		謂詞間	1. 伊疍走邁緊邁逐個緝袂著。(他瘋得跑得快得大家都追不上。) 2. 伊說邁否聽邁互阮老母艱苦邁暍袂去。(他說得很難聽，難聽得讓我媽很難受，難受得睡不著。) 3. 伊早起清水唻<蜀下>邁腹肚疼邁去醫院。(他早上喝冷水喝得肚子疼，疼得去了醫院。)	
連詞		單句前	伊蜀個儂邁面紅紅，邁食袂落去，俗暍袂去。(他整個人臉紅紅的，吃不下，又睡不著。)	

References

- doi Aijmer, Karin. 1997. I think – an English modal particle. In Swan, Toril & Westvik, Olaf Jansen (eds.), *Modality in Germanic language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1–4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hen, Lian jun (陳練軍). 2008.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Dao* 「到」語法功能的歷時發展. *Zhouk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周口師範學院學報 2008(3). 134–138.
- doi Chen, Weirong. 2020. *A grammar of Southern Min: The Hui'an dialect*.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Chen, Xiaojin (陳曉錦). 1993. *Dongguan fangyan shuolie* 東莞方言說略.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hen, Zhenyu (陳振宇). 2016. *Hanyu de xiaoju yu juzi* 漢語的小句與句子.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10. Quantity and emphasis 量與強調. In Xu, Dan (徐丹) (ed.), *Liang yu fushu de yanjiu: Zhongguo jingnei yuyan de kuashikong kaocha* 量與複數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的跨時空考察, 312–32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Feng, Aizhen (馮愛珍). 1993. *Fuqing fangyan yanjiu* 福清方言研究.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Givón, Talmy. 1971.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In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ed.), *CLS 7: Papers from the Seve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April 16–18, 1971*, 394–415.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Givón, Talmy.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u, Feng (谷峰). 2015. Is *dou* a modal adverb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都」在東漢有沒有語氣副詞的用法?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5(3). 230–239.
- Heine, Bernd & Claudi, Ulrike & Hünnemeyer, Friederike.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1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語法化的世界詞庫.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ress. (Translated by Long, Haiping (龍海平) & Gu, Fei (谷峰) & Xiao, Xiaoping (肖小平);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J.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Yanxuan (黃燕旋) & Wen, Dongfang (溫東芳). 2022. The multifunctionalit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ioʔ⁵* in Jieyang Min dialect: Also on the language contact of Min and Hakka in Eastern Guangdong 粵東閩語揭陽方言「著[tioʔ⁵]」的多功能性及其語法化：兼論粵東閩客接觸現象.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23(3). 411–450.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Language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eds.). 2012.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Hanyu fangyan juan* 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卷. 2n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2009. An example of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 The origins and division of labor of three complement markers in the She language 語言接觸誘發語法化的實例——論畚語三個補語標記的來源和分工.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10(1). 59–92.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 Lin, Huayong (林華勇). 2012.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st-verbal “*dǎo*” in Lianjiang Yue: A language contact perspective 廉江粵語動詞後置成分「倒」的來源和發展——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為切入點.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13(2). 289–320.
- Lehmann, Christian. 1985. Grammaticalization: Synchronic variation and diachronic change. *Lingua e stile* 20. 303–318.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1. Minnan fangyan de jiegou zhuci 閩南方言的結構助詞.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2001(2). 48–56.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7. *Minnan fangyan yufa yanjiu* 閩南方言語法研究. Fuzhou: Fujian People's Press.

- Lin, Liantong (林連通). 1995. Fujian yongchun fangyan de shubushi 福建永春方言的述補式.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95(6). 455–460.
- Liu, Danqing (劉丹青) (ed.). 2008. *A handbook for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語法調查研究手冊.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19. New destination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dao*: The marker of conditionals and subjective plenty in Wujiang Tongli dialect 「到」字語法化的新去向：吳江同裡話的條件標記及主觀大量標記「到」.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2019(2). 1–7.
- Lü, Xiaoling (呂曉玲). 2010. The duplicate of the complement maker *gou* in the Na'an dialect in Fujian province 福建南安方言補語標記「邁」的連用現象.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0(2). 187–190.
-  Norde, Muriel. 2009. *Degrammatic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u, Sujing (歐蘇靖). 2021. A study on subjective maximum degree adverbs in Ancient Chinese 上古漢語主觀極量級程度副詞研究. *Guangxi Daxue Xuebao* 廣西大學學報 2021(5). 76–84.
- Peng, Rui (彭睿). 2008.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ritical context and grammaticalizing elements 「臨界環境—語法化項」關係芻議.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2008(3). 278–290.
- Qi, Huanyu (齊環玉). 2020. “Source dialect” and formation of Malaysian Mandari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ment marker “dao” 「源方言」與馬來西亞華語的形成——以補語標記「到」為例. *Yunnan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 2020(2). 73–83.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01. A survey of studies 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1(4). 268–275.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96. Shantou fangyan de jizhong jushi 汕頭方言的幾種句式. In Shi, Qisheng (施其生) (ed.), *Fanyan lungao* 方言論稿, 152–162.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Stein, Dieter & Wright, Susan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sao, Feng-fu (曹逢甫). 2006. On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語法化輪回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2006(2). 2–15.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1. Origin of some markers of stative complements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I)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 (一). *Fangyan* 方言 2001(4). 344–354.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2. Origin of some markers of stative complements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part II)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 (二). *Fangyan* 方言 2002(1). 24–34.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7. Anti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漢語方言中的若干逆語法化現象.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7(3). 259–276.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9. Semantic change and subjectification 語義演變與主觀化.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2019(5). 3–13.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20. Some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ticalization 漢語語法化研究的幾點思考.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2020(3). 10–15.
- Yuan, Yulin (袁毓林). 2005.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semantic function and association direction of *dou* 「都」的語義功能和關聯方向新解.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05(2). 99–109.
- Zhang, Jianjun (張健軍). 2021. A unified account on the semantics of *dou*: Maximal quantity of event 「都」語義的統一刻畫：事態的極量.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2021(1). 55–66.
- Zhang, Min (張敏). 2010. The postverbal constraint as a geographical continuum 「動後限制」的區域推移及其實質.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 Comparison and Typological Research, Hong Kong, 8–9 May 2010.)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05.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sation of the adverb *dou* 副詞「都」的語法化與主觀化——兼論「都」的表達功用和內部分類. *Xuzhou Shifan Daxue Xuebao* 徐州師範大學學報 2005(1). 56–62.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14. The new complement marker *dao*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試論當代漢語新興的補語標記「到」.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2014(1). 49–61.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zation of *kau* in Southern Min dialect: Taking Yongchun Dialect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Southern Min dialect, the word *kau* can serve not only as a verb, complement, and complement marker, but also as an adverb, a marker of subjective large quantity, a conjunction, etc., and it is a multi-functional word. Among them, the evolution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complement markers, etc.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lexical meaning of *kau*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syntactic function; while the functions such as the marker of subjective large quantity and adverb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ragmatic meaning and the fixation of the phonetic form.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e above functions can provide a reasonable basis for reconstruct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kau*, and observe the roles played by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zation i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spects of *kau*.

Key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vization, semanticization, Southern Min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Huayong 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135 Xingang Xi Road
Guangzhou 510275
China
linhuay@mail.sysu.edu.cn
 <https://orcid.org/0000-0003-0667-691X>

Co-author information

Niting 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yannt3@mail.sysu.edu.cn
 <https://orcid.org/0009-0000-2554-8011>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5 August 2021
Date accepted: 25 July 2022
Published online: 21 April 2025